

烟台故事

“二周全” 智退伪警察

张文泰

这是几十年前发生在珠玑村陈氏家族的一个真实故事。

周全爷是我妻子的爷爷。周全爷是珠玑望族陈氏家族“公源利”二份，村人送雅号“二周全”，在珠玑说起“二周全”，那真是无人不晓。周全爷名陈传儒，字珍卿，生于1881年。

“二周全”这个雅号是这样来的，说陈家盖新屋，木匠师傅在房架上一会儿要三寸的小钉子，一会儿要五寸的大钉子，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又要那样，喊声刚传下来，所要之物件已递了上来。掌尺的大师傅忍不住对手下人赞叹，看这家主人多周全，样样

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都不要。这样活儿干起来得心应手，周周全全，异常顺利。盖房子这件事也许不是“周全”这个雅号来历的全部，但却反映了周全爷办事的周到细致。

周全爷娶了新桥村大家闺秀张吉棠为妻，生六子一女。“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六个儿子“家”字辈，名字都是有“木”字旁的字，六个儿子又生了十一个孙子，十一个孙女，孙子“远”字辈，名字里都是“彡”字旁字，“泽远”“湘远”……孙女辈名字最后一字都是“华”字，君华、丽华……陈氏家族堂号是“昌后堂”，通过周全爷给儿孙起的名字，也

可见他老人家的美好期望，寓意着子孙后代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世代昌盛，富贵荣华。

陈氏家族世代耕读传家，儿孙们从小就要背诵《朱子治家格言》，孩童从小描红写大仿就要学写颜真卿的字，颜体有骨有肉，立得起，站得正。陈家儿孙都写得一手好字，村人有陈氏门中无拙笔之誉。家国的文化基因流淌在陈氏家族子孙们的血液里。陈家在烟台街开有“公源利”商号。在重修毓璜顶《神山壮色》功德碑上刻着“公源利”捐款5000元，可见陈氏家族财富殷实，是那个时代安居乐业，和睦安康的大家族。

周全爷大孙子陈泽远，生于1925年，二孙子陈湘远生于1928年，哥俩差了三岁。泽远大哥属牛，乳名牛子，泽远大哥性格也像牛，忠厚朴实，勤勤恳恳在国家的兵工战线工作了一辈子。

泽远大哥在珠玑完小读了几年书，小学毕业后到烟台炳蚨铁工厂学徒，后又去一家绸缎庄学生意。1938年的正月初四，日本鬼子侵占了烟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宁静的珠玑村也有了鬼子兵驻守。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胶东大地遍燃抗日救亡的烽火，蓬、黄、掖抗日根据地成为抗日救亡热血青年的向往之地。十六岁的泽远大哥萌发了不做亡国奴，到根据地去参

加抗战的决心。他没有告诉家人，偷偷奔向栖霞抗日根据地报名参军，上战场杀鬼子。部队领导见他文化，有技术，正是胶东创建兵工厂急需的人才，便安排他去胶东兵工局工作。泽远大哥很快就成了胶东兵工一厂枪械所的技术骨干，维修枪械、研制武器、制作弹药，为前线战士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弹药。

泽远大哥偷偷跑去抗日，周全爷既高兴，又怕一大家子人受到牵累，在当时的《鲁东日报》刊登启事，宣告与陈泽远脱离关系。实际上，他不但没有和陈泽远这个参加革命的大孙子脱离关系，还暗中帮助偷偷潜回家来的大孙子。泽远大哥回家，不是为抗日根据地采购急需的物资，就是动员同学、同事

和亲友投奔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他曾动员过三个同事参加了八路军。

一次，泽远大哥回家说服爷爷让堂妹参加革命，不知让谁通报了福山伪警察局。福山伪警察局派人身着便衣赶来珠玑村，把位于村最西头的陈家大院包围了起来。周全爷和大孙子陈泽远正在悄声地谈着话，不知危险已在眼前。万幸的是，大爷陈家梓来家向父亲请安，见门外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腰里还鼓鼓囊囊的别着家伙什，知道事情不好，慌忙进屋向老父汇报。

周全爷听完，知道是孙子泽远这次回家走漏了风声。老爷子沉稳如常，平静地告诉家梓大爷，你去把湘远叫来，我有话要告诉他。

陈湘远是家梓大爷的儿子，正是十八九岁的棒小伙子，身强体壮。周全爷让他换上泽远大哥的衣服，从后窗跳出去，弄些声响出来，一直往西跑，不要停，一直跑。陈湘远听罢，换上衣服，一个高跳出后窗，惊得街上鸡飞狗跳。陈湘远冲出后胡同，跳过村西梨沟，一路向西跑去。门外蹲守的几个伪警察，一看人跑了，这还了得，掏出枪向西追去，只见那年轻人越跑越远，跑进西大泊那片芦苇荡里可不得了，边喊着，别跑，别跑！边向空中开了枪。

初秋时节，西大泊的芦苇铺天盖地，几声枪响，水鸭和一群不知名的鸟噗噗地飞上空中，四散而去。“扑通”一声，陈湘远跌倒在一个土坎前，追赶的伪警察赶上来，四五个人按住他，一看不对，不是要抓

的人，便恶狠狠地问：你是谁？你跑什么？湘远二哥气喘吁吁地说，我天天出来跑步，锻炼身体。一个小头目样的家伙骂了句脏话，又狠狠地踹了湘远二哥两脚，招呼几个同伙返回陈家大院搜查。这时，陈泽远大哥穿着陈湘远二哥的衣服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出去好远了。周全爷正坐在太师椅上悠闲地喝着茶。

伪警察头目闯进门气急败坏地问，老家伙，你大孙子陈泽远去哪儿了？周全爷赶紧不慢地说，掌柜的，我们家早就和他脱离关系了，他也不回我们这个家了，我怎么知道他去了哪儿？几个伪警察四处搜了半天，确实没有人，以为情报有误，就悻悻地撤了。这正是周全爷智退伪警察，陈湘远勇救陈泽远。

陈泽远大哥这次安全脱险

后，又暗中回村多次，开展革命工作。1947年3月，在胶东军工表彰大会上，他因工作突出，荣立三等功，许世友将军亲手为他颁发奖状。泽远大哥回家把荣誉奖状交给周全爷。爷爷暗自高兴，不动声色地把奖状珍藏在堂屋迎面的大镜子后的夹板里。后来是陈滨远大哥在整理镜子时，发现了这张记载着革命荣耀的立功奖状。随着全国解放，泽远大哥转战在中国兵工战线，从烟台、沈阳、北京、兰州，为中国兵工事业奉献了一生，最后在甘肃兰州拖拉机配件厂党委书记岗位上光荣离休。

2021年4月28日，远在兰州的泽远大哥儿子陈鑫诗，委托我把其父亲陈泽远的立功奖状和几件历史文件捐给了胶东革命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

乡村记忆

父母盖房子

叶展韵

农村习俗，家里有儿子的父母都要给盖房子、娶媳妇。我们家有弟兄四人，这就意味着父母要盖四幢房子。

以前经常听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是在爷爷奶奶正房对面的两间老厢房里。爷爷奶奶张罗着盖了六间房子，给伯父叔叔各三间。因为伯父刚离了婚，要重新娶媳妇，没有新房子不行。三叔小，那三间房子爷爷奶奶说要以老为期留给三叔娶亲，只能给父亲两间老厢房。父母结婚第二年有了大姐，后来有了大哥，父母决定要分家出去盖新房子。分家时爷爷奶奶给了父母300块钱的饥荒，父亲感觉日子没法过了，躺在炕上号啕大哭。母亲说哭有什么用，她鼓励父亲去学了石匠，去山里打石头。我们那里把采石头称为打石头。母亲上生产队干活，家里还养猪，生猪崽卖钱。那时大队提倡养猪，卖的钱和生产队对半分。母亲说：“那时的300块钱，比现在的三万块钱还值钱！”后屋的大奶奶经常接济父母，也借钱给父母。那时大奶奶的大儿子在福山铜矿当工人，家庭条件比较好。终于，父母盖起了四间瓦房，后来又有了二姐、二哥、我和弟弟。

父母给大哥二哥盖房子的时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读小学四年级。冬天里雪花飘飘，生产队组织社员在山里整地，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盖房子上梁用的黄壤泥，是赶马车的乡亲当捎就送给送的，盖房子用的石头是本家的王华进叔叔带领石匠在垛连山石碛采的。我们当地把采石场称为石碛。

冬天虽然很冷，但是人们都有一副热心肠，不管是谁家盖房子都去帮忙。村里家有四个儿子的有好多户，即便是条件好的，也大多是一

个儿子给盖三间房子。一队的生产队长柳文水曾打趣父亲说：“你有四个儿子，我也有四个儿子，我给四个儿子盖房子不用害愁，你可不行！”柳文水长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大儿子、二儿子也都老早下学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而父亲个子矮，家底薄，除了哥哥在村里当民办老师挣工分外，我们兄弟姊妹都在学校里念书。可父母知道住房窄巴的滋味，说什么一个儿子也要给盖四间瓦房。

我职业中学毕业那年20岁，也快到了娶亲的年龄。村里我的同龄人多，大队书记就在村西头批了宅基地。我模糊记得小时候那里有条大沟，不知道什么时候填平了，倒成为我们盖房子的宅基地。父母给我盖房子时已经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过村里去帮忙的人仍然很多，这也得益于父母在村里的人缘。盖房子的时候是在夏天小农闲，左邻右舍这家送一篓子茄子，那家送一筐西红柿；这家送来一捧大葱，那家送来一袋黄瓜，盖了四间大瓦房，没有花一分钱买蔬菜。

大哥、二哥和我都有了新房子，弟弟也长大了，也要盖房子娶媳妇了。我结婚后去了县城上班，跟妻子商量把新房子让给弟弟，父母住的老房子给我们，这样父母就不用再盖房子了。妻子考虑到父母年岁大了，也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和父母住在了一起。谁知有一年母亲和父亲商议，悄无声息地把老房子给翻新了，全部换上了红瓷瓦，还打了水泥院子，钻了井，换了铝合金门窗，又给接上了自来水。

母亲对我和妻子说：“给你们收拾得整整齐齐，退休后你回来住就行了。弟兄四个，就你没有新房子，我和你爹觉得心里有点亏欠你。”可怜天下父母心！